

聖教雜誌叢刊

非非基督教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

No 806.6

聖教雜誌叢刊

非非基督教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發行

No 806-6

3000 9-31

**MÉLANGES DE ZI-KA-WEI**

Jos. Tchang, s. j. (張士泉)

N° 12

**CONTRE  
L'ANTICHRISTIANISME**

3<sup>ème</sup> édition

南京主教惠  
重准

BUREAU SINOLOGIQ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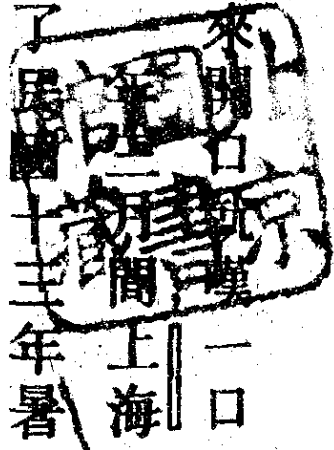
DE ZI-KA-WEI

光 啟 社

IMPRIMERIE DE T'OU-SÈ-WÈ

## 我不怕非基督教同盟的反對

我有一位知己，姓文名佩珩，前幾天三脚兩步，跑進來開口說：「我氣給我說：唉！老兄，你還要信教麼？你知道從民國十北京有發起非基督教同盟事麼？當時無甚發展，到了民國十三年暑假期內，上海重整旗鼓，又開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大會。於是湖南廣東等省接踵而起；併據各地消息，北京、南京、蘇州、杭州、蕪波、濟南、武昌等處，或遊行示威，或散發傳單，或印行特刊，力謀積極進行，聲勢洶洶，要拿基督教的踪跡，掃除得乾乾淨淨。各處所立同盟支部，亦見不少，隨時隨地作仇教的運動。特於是年耶穌聖誕日，下一個總攻擊，舉行大規模的反對基督教講演大會，把基督教會鄙夷到極點，教士教徒侮辱到萬分，教會學校大罵特罵。吾兄信仰基督，今日大敵當前，戴了信



教的牌子，還有臉面見得起人麼？弟今日特來勸兄出教卽是了。我聽了佩珩君一翻誠心誠意的勸告，平心忍氣的對他說：珩兄，辱承指教，多謝厚意。這非基督教同盟的新聞，我也知道，他們的演說，我也聽過些，他們的論說，我也念過些，但你可放心，沒有甚麼了不得，不必作杞人之憂。我老實告訴你，出教二個字，萬萬做不到的；他們反對，我一些兒不怕。一塊銀錢，有真有假，假的不要，真的爲什麼到手了要丟去呢？宗教也有真假，假的我定見不肯迷信；若誤信了，一查明是假的，不容你勸，我自己要出來的。真的理當保守，至死不變，不是固執，這是恒心。就是基督教，也免不了真假，真的假的大有分別。你要知道，我所以不怕他們反對的緣故，我不得不然，要拿基督教，真假的分別，說的清清楚楚。真的，確是耶穌基督立的，宗旨是欽崇獨一無二，至尊無對，

造化掌管天地人物的大主宰。這個教，原來自太初時，造物主印刻於人良心中的。所謂神道設教，中西同有此說。因此原始人也曉得率性修道，這是性教時代。後有猶太國出一聖人，叫梅瑟，奉上主的默示，把敬神的規誡、禮儀，詳詳細細寫在書上，編成教律，特命本國人一概遵守。因而從性教時代，進到律教時代來了。這律教也稱書教，又因爲守這律的，大概是猶太人，所以也叫猶太教。性律兩教，總稱古教。到了中國漢朝時候，古教時有許多先知預言的救世主，果然出來了。這救世主，卽是名叫耶穌，號稱基利斯督。這號現今吾國爲省便的緣故，只用基督兩個字。耶穌基督把古教補足的補足，改良的改良，組織一個新教會，比前更加成全，更加推廣，立定新章程，誰肯遵守的，靈魂能得恩寵，比前更多更大。因此從律教時代，而又進到寵教時代了。這寵教直

到世界末日，不能再更變了。耶穌揀選弟子十二，在宗徒當中，有一位叫彼得的，耶穌派他爲教首，把已全權交付他，使他做自己的代表，總理教務。定羅馬爲根據地，做全世界龍教的總機關。以後歷代接續彼得高位的，至今稱爲教皇。常駐羅馬，因此又有羅馬教的稱呼。但耶穌立教的意思，是要傳開去，直到普世萬國，傳下去，直到世界末日，不分階級，不分國界，不分種族，大公無私，故外國通稱加刀利克教，解說公教。對於起初古教而言，有時也叫新教。還有寫書的人，因這教的綱領，是拿敬拜天主，算第一個本分，而且這教的發起，能殼存立，能殼傳揚，都是很希奇，超出尋常萬萬，只靠人力，斷乎立脚不住，久已消滅了；這顯見一路有天主的神力，暗中維持保護，爲此在書上有時也稱天主教的。Ecclesia Dei 以上我說的名目，雖然不同，總歸是一個教門，不過

共分三個時期。起初性教和律教的兩個時期。這是造物主，好比一個有見識的工程師，有甚麼建造，不是貿貿然的，必定先劃一個圖影，製一個標本，立一個根基，慢慢的籌備佈置；趕到一切佈置好了，那一舉手，工程即成功了。造物主立教的事情，也彷彿有一點相似的。經過兩個時期的預備，看見時機已經成熟了，自己降生到世界上來，做救世主耶穌基督了。他原來是無形的神，從此也做一個有形的人了，所以耶穌基督有天主性，又有人性，是神而人。從人性一方面講起來，果然同我們人一樣；但從天主性一方面講起來，那就不對了，仍舊是天主，是造物主，是真神。降生以後，比降生以前，一點兒沒有什麼分別的。救世主到世界上來，把從前預先報告的一切怎麼救世事情，都應驗辦到了。把古時預備的一個雛形似的真教，便組織完備，成功一個至純



正，至充足的教會了。這是第三時期。從此看來，這三個時期的教，前呼後應，遙遙相對，一脈相連，總歸是一教。但是起初的古教，由耶穌基督來成全的，所以說耶穌立的，或者說基督立的；然而耶穌基督也是天主，也是真神，所以也說天主立的，真神立的，說的都不差。既是真神立的，就可以知道，這教不能是不真的，凡信奉他的，不可算迷信哪。用人的勢力，萬萬是打不倒的。現在這非基督同盟，妄想要推翻他，這是痴子望天，怕什麼呢？查耶穌基督辦救世的事業已畢，升了天，宗徒們還有一代一代繼承他們權位的教士，都謹遵耶穌的命令，四散到各處去，傳播教道，信從者日眾。三百年後，羅馬皇君士坦丁首先奉教，基督教為國教，從此教化更加發達，歐洲各國望風興起，小民百姓不必說起，帝王將相，文人學士都有來歸附的，就是斐洲內地黑人，吃人

的野地方，也有像敢死隊的教士去改化的。總說一句，目下全地球沒有一洲，竟可說沒有一國，沒有信仰基督教的了。不過現今說的基督教，另外在中國的基督教，要小心哪！大概是贛鼎，吾中國人分不清楚，所以要緊我給你說一個明白。查明確實的教史，十六世以前說的基督教，真是耶穌基督立的。當十六世紀的起頭，有一個德國人，名叫馬丁路得，西曆一五零五年（二十二歲）進聖奧斯定會，棄俗修道，升做司鐸，就是中國天主教中俗稱神父的，盡宣教的職務。但彼性情剛愎急躁，自作聰明，一五一五年（三十二歲）路得妄想耶穌基督的道理，全已錯謬，揭竿而起，從事革命，欲改良宗教，臆造離奇不經的新說，自謂獨得聖經的真詮。不久竟拿新道，當眾宣佈說：吾們不拘做的怎麼好事情，總歸是罪惡。他最得意的新道理，是說人能得救，只信仰

耶穌已足，不必立功行善。一五一六年，函告自己的朋友說：我們欲得良心的平安，一心依賴耶穌卽是了！你看路得是一位宣教師，他強解聖經的意義，違背耶穌的訓諭，捏造灰心喪志，縱慾逞情的怪道，託名整頓教規，其實顛倒是非。當時教皇良第十代表耶穌，負維持風化的重任，先行剴切勸導，因他固執不悛，迫不得已，方在一五二十年五月十五日，下詔嚴斥，尙欲望他悔改。不料路得更加忿怒，大肆咆哮，和教皇決裂，別立一教，外國通稱他的徒叫潑老，歹斯打解釋誓反教徒；誓反二字，是誓死不服，反對羅瑪教的意思，他從此和歷代一脈相傳的真正基督教，脫離關係。

路得的背教，不知者稱爲一位宗教革命的大英雄，又說自路得起了革命，基督教分新舊兩派，其實誰不知道耶穌基督沒有立過兩個教，

祇立一教，行到路得時已經一千五百多年了！故舊時的教，真是基督所立，說基督舊教，沒有什麼不可。路得產出的教，強說基督新教，這是自相矛盾的話。因既然說了基督教，即不是新立的了，怎麼又算新教呢？既然稱他新教，即不是基督立的，因基督立教到那時，已經一千五百多年了！明明是路得的製造品，怎麼又可稱他基督教呢？不當稱而稱，這是假冒。從此可見自路得起了革命後，說基督教分新舊兩派對於事實，很不相同。總之兩教的來歷，組織，主義，道理，經典，系統，管理等，不是大同小異，竟是小同大異，如圓鑿之方柄，怎麼相入呢？歐西爲免兩教混淆，最公共的稱法，這後來的稱誓反教，那先有的仍稱羅馬教，或祇稱公教，如同從前一樣。現在我還要給你說：這真是基督教，幾時傳到我中國來的，怎麼傳的。你聽了，就可以知道，誰想要打倒他，那

也不很容易哪。按吾國史冊上所記載，都拿明朝末葉算基督教在中國開幕的時期，時有意人利瑪竇、公教教士和二三同志，奉教皇令，乘風破浪，不遠萬里而來，進到吾國內地，學習中國語言文字，傳教於廣東、江西南、南京等處。對勞動社會，用淺近的方言，演講教中要理；對智識階級，又用精工的文話，拿泰西天文、地理、歷數、格致等科學，做導線，做方法，循循善誘，漸次引到耶穌基督極深奧的教義上去，使聽者易於領悟。又名其所傳之教，稱天主教。凡教堂稱天主堂，使人一識教的名字，便知道這教的宗旨，即欽崇天地萬物的大主；而且也知道這教的來源存立及傳揚，都由天主神力的啟牖扶助。利瑪竇在萬曆二十九年，與別位教士龐迪我等八人進京，貢獻天主像，天主經，報時鐘，萬國圖誌，洋琴等，頗蒙神宗優待，奉旨准於京師內外建造教堂。一時士大

夫如相國徐光啟，太僕寺卿李之藻，京兆尹楊廷筠等，佩服利教士的教義，領洗奉教。從此歐洲各國天主教教士，爭先做効，源源而來，至今沒有間斷。按去年調查總冊表上，天主教在合中國各省差不多各縣都有了，共計主教五十七位，司鐸二千五百六十二位，信友二百二十一萬有零；至於各種慈善事業，男女修院，大小學校，中西各式天主教堂，不計其數。論到誓反教到中國來傳教，大概都是以一千八〇七年，有英國倫敦會牧師摩利森氏爲起點，先從事於翻譯聖經，及英華辭典，一八二七和一八三〇年，德美教士亦先後來華。不久更有多數美人接踵而來，注力於中國話，以爲傳教的預備，後來漸漸的亦散往於各省內地，設醫院，辦學校，傳佈誓反教道，起初稱爲耶穌教，近今亦稱基督教了。以致於吾中國人，不獨愚夫愚婦，就是有許多文人學士也

不知究竟基督教是什麼？有的說是耶穌教的別名，有的說和天主教是一個教門，有的說不出乎大同小異。還有的說基督教原是一教，不過分新舊兩派，新的俗名耶穌教，舊的俗名天主教哪；而且這非基督教同盟，聽他們的話，閱他們的報，大概是反對基督教，但有時指名的也反對天主教，把天主教基督教，也是說的混混沌沌，不清不楚的。其實在我中國所稱的天主教，和基督教是兩個教門，判若天淵哪！玆兄，你要知道其中的分別，除了照我方纔說的兩教歷史，我還可以給你一個很顯明，而且又很簡括的憑據。就是羅瑪教皇是繼續彼得在世統理教務，做耶穌的代表。故要知道一個教會是不是耶穌立的，只要看他服從羅瑪教皇職權沒有，服從的，是；不服從的，即不是了。在中國服從羅瑪教皇職權的，是天主教，不是基督教。一個從起頭直到如今

有系統的，一個沒有系統的。你看天主基督兩教的分別大不大，還能混合爲一嗎？然而非基督教同盟，不問有分別沒有，都要反對的。任憑他們怎麼樣，我終是一些兒不怕。因爲倘使他們反對的基督教，確是誓反教，那我沒有奉這個教，他們反對，與我不相干，爲甚麼要怕呢？倘使他們反對的，也指着我相信的天主教，那我更沒有什麼怕了；因爲我信奉這教，從我先祖算起來，已經十有三四代了；我自己也不是隨聲附和，鹵莽從事的；這教裡的聖經真詮，教義教規，原神原人學，修身學，純正哲學，歷代教史等各種書籍，費了十餘年的光陰，孜孜矻矻，研究了的，考察了的，實在看見這教有本有原，盡善盡美，証據鑿鑿，沒有<sub>一</sub>些兒迷信的事，教我照天良的感覺，不得不信奉的。那非基督教同盟，所引基督教的笑話，迷信，和各種不近人情的道聽途說，要加在我



信的基利斯督所立的教上，那是我粉身碎骨，也不能承認的。這教果真照他們的話，這麼不合理的，珩兄，我想你不當我一個黑白不分的人呀，我不瞞你說，除了各種教理書，我也讀過天文，地理，算學，理化等科學；所得結果，與那同盟會，及近今大概學界說的適得相背。他們說科學愈明，宗教愈衰，成反比例，我讀了科學，我的信仰，益覺強壯哩，成正比例。這不是我個人的私見，我認得許多與我同教的科學家，都是眾口一詞的。又凡別教的教士，我沒有同他們來往，我不敢輕易評論他們學問的深淺。至於我教的教士，那我同他們周旋來往的很不少；他們的品格，我最熟悉；我說一句良心話，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宗教的學問，自然不必說，就是格物窮理等科學，不是超出尋常的。所以非基督教同盟，設用科學的大題來攻擊，可以攻擊人造的宗教，沒有根基

的宗教，那自然一攻即破的；倘用來攻打神立的宗教，根據真理的宗教，那是越打越堅，因為這是率性的學，加了超性的學，猶如燈燭添了電光，不是更加光輝嗎？大凡真的和假的，果然勢不兩立；真的和真的，自可相輔而行。故科學的真理，和宗教的真理，同出一源，定必彼此輔助，相得益彰，怎會衝突呢？為此我教重教理，兼重科學，你不看見徐家匯修道院，天文臺，博物院，藏書樓，小中學校，盧家灣震旦大學，佘山觀星臺，崑山測磁臺麼？可見天主教究竟重科學不是？故同盟會人妄想謀科學的發展，以圖基督教的滅亡；若使是假的基督教，滅亡不滅亡，我不問；若使是真的，不獨不能滅亡，還要興旺哩！何必怕呢？還有一樣，你一定沒有想到，我要告訴你：就是這天主教，不是現今起頭被人反對的，從古以來，常是這樣。你沒有聽說立這教的耶穌基利斯督不是

被人仇恨妬忌，甚至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麼？說也希奇，他被釘死的日子，卽是他辦救世的事業告成的日子，不久他的宗徒至各方傳教，沒有一個不是飽嘗艱辛，吃盡苦楚而死的。傳教的死了，傳的教還活着，而且信從的一天多一天。起初約三百年，連遭虐皇的殘害，因信教而致命的，不止千萬；以後聖教，不獨沒有消滅，反而加倍廣揚。總之，至今近乎二千年了，翻閱他的歷史，知道沒有一世，沒有一處，沒有風波的。一波方平，一波又起，不明白教中精義的，定要心驚膽戰，逡巡畏縮了；凡明白的，益見教的真確。好比中流砥柱，遇着怒濤險浪，方纔見得真是中流砥柱，不得動搖哪！在聖教雜誌，民國十三年十二月，登有天主教果真垂斃麼一篇，很有興趣，恰巧在這案桌上有了一本，你可閱看。看了，你可知道天主教，雖然不斷的有人反對，千方百計的決意要逼

他斃命，逼到如今，逼的一代一代先已死去，一剎眼間，滅踪絕跡，除了孤墳枯骨，別的還有什麼？被逼的究竟沒有垂斃，究竟仍是生氣勃勃，青枝綠葉，真如孔子說的當歲寒時的松柏哪？可見邪不勝正，人不敵神，這是建造在磐石上的，與天地同壽的哪？經二千年的攻擊，沒有攻破，這會非基督教同盟無智識的吵鬧，儘可放心，不必介意；況這教正大光明，不像九流三教，前清時傳教信教都奉旨的；自民國以來，約法上又有信教自由的規定，請問他們反對，反對什麼？是反對信教，還是反對國法？他們要自由，原來沒有人強迫他們信教；爲什麼不准信教人，同享自由的福，必要強迫他們出教呢？你看這樣的反對，可有一些兒價值麼？他們到處大驚小怪，當作應當反對，有特別價值的理由，是說傳教是幫助列強帝國主義，侵掠中國的手段。唉！別的教我不問，論

到各國的天主教教士，不是各國政府打發的，都奉羅瑪教皇的命來的。來了不像做貿易的，或做洋務員的洋人，幾年後還要回國的。他們不想回家，大概甘心死在中國，葬在中國。你如不信，請你至上海南市聖墓堂一遊，凡在江蘇安徽兩省中西傳教士，一概葬在那裡，各有墓碑爲証。各省的傳教士，各省也有墳地的，而且在每一傳教區，各國教士都有，不分國籍。比如在本省法籍居多數，然英比荷意德美等籍也不少，不問國事，共同傳教。這麼，倘使說天主教教士幫助列國侵掠中國，不是可笑的至極嗎？不是冤枉的至極嗎？既然是冤枉的，所以這番反對，一定是不能久常的，天主教如同不倒翁，隨倒隨起，不會終久倒的；又如日月之蝕，一忽兒，重要光亮的，所以忍耐一些罷。怕是萬萬不不怕的，有一句通俗的詩說，根深不怕風搖動，樹正何愁日影斜，正可以

總撮我的意思哪。

### 不宜和非基督教同盟人駁辨的我見

前月，我友文佩珩君，特來報告非基督教同盟的新聞。我對他說：我信的教，正大光明，天下通行的；我不怕非基督教同盟無理的反對。過了一個月，文君又來說：那非基督教同盟起而排教，聽了先生的話，竟把我目中一層叫我辨不清宗教的翳障倒排除了，這不是爲弟大有裨益嗎？他們排教的運動，爲我遇了一個談論宗教的時機，我的翳障得以除去，我也願信奉天主教，確是我兄能利用這個時機，善爲開導的恩賜，理應篆鑄肺腑，感激無涯。惟此次非基督教人結了盟約，極端反對，不是我們的大敵嗎？既然大敵當前，我們還不思抵禦嗎？急請大才利用筆鋒舌劍，和他們滔滔駁辯，使這般曉曉喋喋的，噤口無言才行。

哪。我對他說：我的意見，不必和這非基督教同盟辨論，因為他們反對的理由，不攻自敗的。例如一九二四年印行反對基督教運動的小冊，第一篇諒必最有價值的，其中說反對基督教會的理由，共計六條：前五條明指近來在中國所稱的基督教會，同吾教無涉，我故不提，第六條說：「中國傳教四百餘年的影響，祇把一部分鄉人的菩薩，換了個上帝。」這一行說話，不過兩三句，我給你算算，差有多少罷。請看卽在這冊第三篇首句說：「自明朝中葉，意大利亞天主教徒，利瑪竇來華宣教。」下面又說：「基督教流入中國，既有三百四十餘年之歷史等情。」是把天主基督兩教混爲一教，這是發顯教門沒有認清；第一差。教傳到中國自利瑪竇算起，既然說三百四十餘年，怎麼又說中國傳教能有四百餘年的影響呢？這不是第二差。又按這第六條所說在中國

國傳教的年數，明明是專指天主教會。天主教會所敬的神，怕人誤會，常稱天主，從來不用上帝二字，即鄉下的愚夫愚婦，沒有不知道的。編這小冊的自命不凡，以爲洞明教會之歷史者，這天主和上帝的名稱，用的還不能得當，這是第三差了。所說祇把一部分鄉下人的菩薩，換了個上帝，這是要說凡信教的，不過是一部分鄉人，諒必編者所見幾個信教的，果然是鄉人，因而卽下了判決書。試思明末清初之信天主教的，有名公鉅卿，鼎鼎有名的相國徐光啟，太僕寺卿李之藻，京兆尹楊廷筠等諸公，貶在鄉人的列裡，這是發顯見聞還不很廣，歷史上還欠研究功夫，所以落到第四差來了。還有一差，好算第五差了！就是上帝的名稱，並非是外國傳來的，吾國四書五經中，本有這個名字，如郊社之禮，所以祀上帝也；蕩蕩上帝，下民之辟；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



等。因道家也有玉皇上帝的名號，所以天主教怕人誤會，避而不用，至於菩薩二字，請問吾古書上，那裡見過的？故倘說有僧侶們來至中國，把上帝換了個菩薩，這還可以說；若說西教士來至中國，把菩薩換了上帝，這是顯見說這話的太重西學，把吾國文反忘了！以致說的這樣顛倒啊，你看我不過從這本小冊中，偶然取了一行，不滿四句，到有五差。又勉強的從頭到尾，念了一遍，見不單單篇篇，竟可說句句，是隔膜，是誣妄的。君要弟和他們駁辯，我老實說：我情願同愚人談道，不願同假明人說理，再請聽聽我說的理由罷。

一不宜和不同道的人爭長論短，俗語說：秀才談書，屠戶談豬。又說：造屋不請箍桶匠，換過來箍桶請造屋的，也是不宜。這都是說：一樣技藝，沒有專門學習過，不會做，也不會講。設有一個泥水匠說：箍的桶，怎麼

不好，一個箍桶匠說，造的房屋，怎麼不好，對爭對鬧，各說自己的理，不過胡鬧一場罷了！再比方有一個像從前的老讀書人，光讀四書五經，沒有考究過科學的，對他說：地是圓的，他一定要說地是方的！書上說天圓而地方。況且我看見他是平的，怎麼會圓呢？對他說：地繞太陽而轉動，太陽居中不動，他一定要說，太陽朝出而暮入，自東徂西，不是眾目昭彰，天天如此的麼？這是實現，怎麼說太陽不動的呢？地果然不動，這却是實驗的，我們住居地上，倘地能轉動，誰也會覺不着。對他說：太陽比地球較大百三十萬倍。那他更不信，更要說：這是夢話，那個不見太陽，如同銅盤的大呢？請問和這樣的學究爭辯，不是對牛彈琴麼？現在這等非基督教同盟，聽他們的演說，看他們的論說，即是我方纔所引的一段，句不過兩三句，差倒不止兩三差，足見他們在別的學問，恐

怕旁通淵博，論到宗教一門，那就顯了原形，畧見教裡一些形式上的影像，教裡的內容，精神，宗旨，教義等等，一些還沒有研究。我和他們駁辯，他們決定不肯信服，不是徒勞唇舌嗎？

二不宜同瘋狂的人講情說理。民國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，某報覺悟上，非基督教同盟，登載心理學觀的基督教一篇。這篇的大意，是說從心理學上研究起來，推得宗教的心理，尤為基督教的心理，完全是一種變態的瘋狂的心理，信教的都是像瘋人院的病人云云。現在我也要照他們的樣，用心理學的法則，究察非基督教同盟的心理哩。究察以前，我先講一個笑話聽聽。前幾年我同數位朋友，到本埠某一個病院裡去參觀，看見有一房間，門窗都加鐵柵捍衛的，裡頭關有五六個瘋子，身上醜醜不堪。我們近前去瞧瞧，他們一看見我們走上去，都手

舞足蹈的說：瘋人來了，瘋人來了，大凡瘋子都是這樣，不想自己的瘋，偏想別人都是瘋的，當時有幾個好玩的童子，把破磚碎瓦等東西，授給他們。他們眉飛色舞的雙手接受，有的置在桌上，有的放在袋裡，孩童哈哈大笑，瘋子也哈哈大笑，我們見了很覺不忍，快去買幾片糕餅，幾隻水菓，拿來送進去。誰知道他們一見便怒聲怒氣的說：這是毒藥，急忙把這食物拋在地上，還用腳踐踏了一下子，我們沒法，只得嘔唏太息說道：噢！人患了這種病，不識好歹，又沒有理可講，很可憐哪！這件小故事，本來不足挂齒，久已置在腦後了；適因非基督教同盟辱罵任何信教的，一概和瘋狂的不相上下，因想起這個故事來，要拿來做個照鏡，看看誰個究竟和這些瘋人相像呢？古人說：辭以達意，這是說：言語可以傳出心中的意思。孔子說：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

焉。這是在說一個人心地如何，在行爲中自然顯露，不能遮掩。故總之要曉得一個人的心理，是賢是肖，考察他的言行，便可認識。這也是研究心理學的一法，現在要考察考察非基督教同盟的言行，我無容多贅，他們的論說，的運動，的組織，登在某報等刊物還不夠，另有上所謂反對基督教運動的小冊，發散各處，其中凡輕慢侮辱譏諷毀教祖教士教民的聲浪，可以說要有盡有，達到極點了！他們在小冊第一篇，第一頁上說：『我們要反對宗教，因宗教重因襲：增長人間的隔膜與仇視；其實他們爲侮慢耶穌，凌辱十字，誣蔑教士，強解聖經等所說的怪僻，狂悖，荒蕩，穢污的話，憑良心說，那一句不是增長人間隔膜與仇視；而且那一句不是抄襲來的？因在外國久已有無神派，唯物派，革命主義，共產主義等仇教的青年學子，撥弄鼓簧，一味借端捏』

造。第十八世紀法國有瓦得兒 Voltaire 是一個反對天主教很有名的健將，他對人說，我有一個必得勝利的法子，就是莫怕說虛話，虛話說得愈多愈妙；因話雖是虛的，然說的多了，必有人信的。中國人說三人成虎，眾口鑠金，也是這個意思。外國凡仇教的，大概用這個妙法，所以外國爲反對教會，海市蜃樓，杯弓蛇影，千奇百怪，沒有一樣不說的，我國從前仇教的鄉人，大約說洋教呀，吃迷藥呀，挖眼剖心呀，近年來鄉人智識已開，知道前所說的究竟都是捕風捉影，故現在沒有人信，也沒有人說了，不料自以爲智識開通的青年們，不聽見在本國再起仇教的聲浪，心不死，偏要平地起風波，從仇教的外國書裡，仇教的洋人身邊，學了幾隻仇教的老調子，翻了幾篇仇教的舊文章，收拾到中國來讀的，唱的，津津有味，真可惜耶！

我知道那反教的青年，最恨的是洋人，甚至於即在那本冊上第一篇第一張下半頁說：反對基督教會理由中之一，是：「因在中國：養成他們（指一部分鄉人）崇拜洋人。」我又想起我國同胞，另外是青年學子，爲二十一條條約，不是與日本結不共戴天之仇麼？誰知道洋人不分東西，只要爲仇教的事能幫一點忙，可恨的也是可愛的啊！是仇也即變爲友啊！比方仍在這篇第一頁上半頁，引進化論，心理學，生理學來反對。爲什麼不想這種學說，也是洋人著的呢？又蔡和森所編的近代的基督教一篇內，竟然稱馬克斯達爾文兩位洋先生的謬說，爲不可搖動的科學真理。唉！這不是崇拜洋人嗎？爲什麼這樣獎諛的呢？朱執信侮辱耶穌的一篇內，引一個洋人海剴爾所著的宇宙之謎來做證據，明知是洋人的謎話，也肯低頭降心，當爲真道，拿來做鐵証的。

又其中有一段，怕人不知道是從吾大仇日本人手裡抄襲來的，故大書特書的，請閱者注意說：「此段通據哥韓的基督教與文明的日本

人譯本。：那裡找得出一個信教徒，崇拜洋人能同他們並駕齊驅呢？我們中國青年，盲從到這般地步，還要裝出一副眾人皆迷，惟我獨醒的神氣，可憐又可笑！我不懂同是洋人，拿傷生害命的毒物如鴉片，嗎啡等類，輸進來，不怕雙手接受，一口吃到肚裡，還有散佈似是而非的邪說，傳行傷風敗俗的新法，如否認神靈，及專重物質的主義，自由結婚，及離婚主義，共產及無政府主義，男女同校，自由戀愛，婦女解放，及過激的主義，和一切誨淫誨盜的小說，圖畫，電影，及時裝等類，不是外國害人的東西嗎？這些真正的要侵畧我中國的文化，我不懂爲什麼他們都要歡迎，都要鼓吹，都要做效，不聽有人出而反對的呢？」



至於外國的教士，別教的我不問，我天主教的教士；他們和別的洋人，有天懸地隔的分別，大概道德學問都是超出尋常的，抱濟世的心腸，棄家離國，至中國來，不求名，不求利；有一個着實顯明的憑據，就是——到中國，不想回家，十分之九，甘願老死在天涯地角的中國。請問爲他們有什麼好處？所求者沒有別事，不過一心一意的傳教，引導我中國人，認識天地之大主，萬民之公父，欽敬他，愛戴他，守他的聖誠，報他的鴻恩。現世戒惡行善，來世得救升天，這教的來歷，何等神聖，宗旨何等高尚，道理何等純粹，規誡何等嚴肅，利益何等久遠！論國籍不分中外，論階級不分貴賤，論資本不分貧富，真是以天下爲一家，視四海之內，皆兄弟。傳到如今，一千九百餘年，五洲萬國，都來歸化。按最近的調查，統計全世界信天主教的，有二百五十餘兆，珩君你看這個天主教，豈

不是普天公認的教嗎？獨有一般目中無人的學子，讀了一些了科學；這科學原來也是從外國傳來的，並然鹿馬混指，薰蕕莫辨，拿應當反對的不反對，不應反對的偏要反對起來了，聽他們的言語，看他們的行爲，我知道他們的心理是什麼樣子！同這般人，沒有什麼理可講的呵！

三、不宜和沒有誠意的人析疑辨難；因勢必兩不相讓，愈爭愈鬧，要鬧出大事來。若要知道非基督教同盟，有誠意沒有，請大眾查查他們自己編的反對基督教運動的小冊，便如見肺肝然了。且也不必冊上篇篇去看，姑把第一篇第一頁起頭幾行一看，即覺明如觀火了。第一句說：我們要反對宗教；這一句就說的不對，請問全地球那一國，那一個地方，那一族很野蠻的人民，沒有敬神的觀念，宗教的禮規呢？倘使他

們說：我們要考察宗教的邪正，拿邪的我們要反對的。那就說的很好，我也極贊成哪，現在不問甚麼宗教要反對，這是不管是正是邪，存心要破壞，請問這是什麼心思？他們述反對宗教的理由：一是說：「我們要謀學術進步。」二是說：「我們要科學昌明。」唉可笑！如果真心要謀學術進步，要謀科學昌明，爲什麼卽在這一篇內，末一段，又要說：「我們青年學生，更非反對基督教學校不可呢？難道教會學校，不講學術，不講科學的嗎？難道科學不是教會中人利瑪竇等首先傳來的嗎？爲什麼有無數識時務的正經人家，情願打發子弟到教會學校中來呢？學校不是爲謀學術進步，科學昌明的根基嗎？他們要除了根基，謀學術進步，講科學昌明，這不是哄人的話嗎？倘使嫌教會學校辦的不得其法，那當說我們要改良教會學校，這還聽得進的；既然他們要反

對宗教，因怕學術不能進步，科學不能昌明，請問一班和尚道士講的甚麼學術，謀的甚麼科學，爲甚麼不拿佛教，道教先反對起來呢？再聽第三個理由罷。三是說：「我們要謀人類和諧。」哈哈！是真的麼？他們說宗教使人類不能和諧，因重派別，及門戶之見。既然知道這個不能和諧的緣故，爲甚麼又要多添一個非教的派別，非教的門戶呢？別的派別，別的門戶，雖然各有不同，但是還沒有顯顯亮亮說反對的話，更不聽說組織一個大家反對的運動，獨是他們這樣青天白日，高唱反對的調，結盟反對的運動，說這些花言巧語的話，我們要謀人類和諧，這不是把良心置在背上說的嗎？第四理由，是說：「我們要謀人性進展，而宗教則賤視肉體，叫勞動者甘心受苦，無往而非毀滅人生。」這幾句，更是不通至極。這些青年學生們，沒有人替他們服役差使，還

能讀書嗎？我想他們也有田園的，沒有人替他們出力耕種，看這個田園能生出什麼？他們所用的傭僕，好懶不做活！請問他們什麼樣說呢？叫勞動的甘心受苦，算是毀滅人生，難道叫他們吃糧不管事，才算養生嗎？誰不知道人性的尊貴，不賴肉軀，全靠靈魂；這也不必是從外國傳來的，我本國古書上，沒有說人爲萬物之靈嗎？誰個一命嗚呼了，稱他的棺，不說靈柩嗎？明知柩是不靈的，說他靈柩，這不是說這個人死，他的靈魂還沒有死，所以爲這個人用的柩，說是靈柩嗎？人有靈魂，所以能生長知覺，宗教家尤其是真宗教家所以賤視肉軀，正因其貴重靈魂，謀人性發展的緣故。他們一味要重視肉軀，專求口腹，使天下人飽食暖衣，閑遊浪蕩，沒有受苦的僕役，沒有勞動的工人，養的個個像廐有肥馬的樣兒，才算發展人性嗎？總之，讀非教同盟的論說，推他

們的心意，無非是荒謬不經，存心破壞，擾亂治安。那裡有一絲一毫的誠意呢？我同他們可辨什麼？去年申報十二月廿九日登載湘政府禁止非教同盟的新聞說：（上畧）由戒嚴司令部於日昨通令查禁，其令文內有說：基督教怎樣，吾人固不得而知，可知該部非宗教家然細察非基督教同盟之團體，純係過激黨，假其名義，而暗播其過激主義，以爲可以哄過政府，不加干涉，而彼等得爲所欲爲；甚至肆行無忌，殺一人也，加之曰教徒，或搶掠，或焚燒，均加以教徒之名，庚子拳匪，彼等乃尊之爲義民。茲將該同盟之害，畧分於後，一煽惑愚民，擾亂治安，破壞秩序，顛覆政府。二牽動外交，無知者假愛國排外之名，陰行仇殺，是拳匪重見於今日。以此二項看來，該同盟於社會，於政府，於國家，有害無利；萬不能使之成立也，再看彼同盟中，實無一正當有學識之人，均係一班擣亂之徒，或

學徒，或地痞，明知勞工主義，共產主義，過激主義，大干禁令，不敢明行，故不得不巧借名目，假非基督教同盟，欺哄政府，聯絡黨系。似此若不早爲禁止，後患不堪。除由本部隨時查察外，合亟令知，仰飭所屬一體遵照，毋忽爲要。此令。這湘省戒嚴司令部之言。今用此言可作一句結束語說：和這等人駁辨，不如望中央政府，效湘政府的嚴行查禁，更爲爽快哪！

民國十四年八月松江張士泉筆述

24

112342

4

~~112342~~

(4)